

何以烟台

——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诞生记

□池子华



吕海寰雕塑

字会红十字文化长廊建设很有特色，可以借鉴。内容不定期更新。简言之，就是以红十字文化公园为载体，更好地传播红十字文化。

二、与烟台有关高校合作，成立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，开展慈善公益及人道教育，培养人才。也可以参照浙江台州、绍兴、河北秦皇岛的经验，与开放大学合作，成立红十字学院，开展生命教育和应急救护培训。

三、2024年11月15日，青岛市红十字会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成立“青岛红十字文化与微尘公益研究院”，打造红十字文化品牌的做法值得学习。烟台市红十字会也可以与在烟高校合作，成立烟台红十字文化研究院，组织开展烟台及山东红十字历史文化研究，如《烟台红十字运动史》《烟台市红十字会志》《烟台市红十字会120年史记》等。

四、组织编写《中国红十字会先师——吕海寰大传》，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。笔者主编的“中国红十字运动知识丛书”中，有一本《中国红十字会先师——吕海寰的故事》，但这只是小册子，信息量小，因此还需要出版一本严谨厚重的学术著作。该项课题可以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合作。无棣县组织县里有关专家合力攻关，编写出版了《中国红十字会先驱吴重惠》，值得借鉴。

五、钦差“三大臣”中，盛宣怀故居、吴重惠故居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，成为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。烟台没有吕海寰故居，但有合适的场馆（比如“太行山上的红十字”纪念馆，就借用了武乡八路军纪念馆的场地），也可以陈展“吕海寰与中国红十字事业”，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力。

五点建议中，包括了创设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的设想。

多个“没想到”

五点建议提出后，没想到立即引起烟台方面的重视。烟台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烟台市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岳新认为这五点建议“灼见开茅塞，情怀感人心”，表示将通过人大议案加以推动，争取早日落地实施。岳新虽然离开了红十字会，但对红十字事业还是那么上心。

更没想到的是，烟台市红十字会领导认真记录、认真思考、认真筹划，会后当即表态：丰富烟台市红十字文化公园展示内容、组织编写《中国红十字会先师——吕海寰大传》，不在话下。至于“中国红十字会先师——吕海寰纪念馆”选址设想，烟台市领导居然“出点子”——可以考虑在烟台山附近有历史底蕴的街区建设。真是意想不到，烟台市领导也亲自过问此事，令人感动。

至于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建设，座谈会后，烟台市红十字会立即与新成立的烟台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对接，双方一拍即合，达成合作意向。2024年11月22日，烟台市红十字会领导微信咨询笔者：“国内除苏大的红十字国际学院外，还有哪些地方、哪些大学或职业学院开办了红十字学院？烟台新成立的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有意办这个学院，合适的时候我们想去学习一下合办的具体操作方式！”真可谓雷厉风行。

微信联系，电话沟通，工作一环扣一环地推进着。2024年12月8日，为了便于烟台市红十字会与烟台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合作，笔者与烟台市红十字会一起起草了《关于烟台红十字学院建设的若干意见（讨论稿）》，就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目标定位、主要职能、建设路径、保障措施等，提出自己的建议。没想到的是，烟台市红十字会将意见转给烟台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第二天，学校的主要领导就率学校有关部门直奔烟台市红十字会，商谈具体合作事项。在征得吕海寰后人认可后，双方商定学院名称为“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”，并在2024年12月20日举行的“烟台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”上正式挂牌。如此眼光、胆识、魄力、高效，的确令笔者始料未及。

扬帆起航

“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”已经扬帆起航，人们期待她能够乘风破浪，砥砺奋进，行稳致远。

依据“立足烟台，面向全省，放眼全国，力争五年间建设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平台，提升烟台市红十字会、烟台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在全国的影响力”的目标定位，学院除参与生命健康教育、普及卫生健康常识，开展救护知识普及、救护技能培训，举办全市以及省内、省外红十字会干部培训之外，重点在于科学研究与文化传播，希望经过五年的努力，将学院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科研重镇和文化传播的窗口。为达成预期，学院将以“三个一”为抓手，持续发力。

一本杂志，即《红十字运动与卫生健康》辑刊，面向全国征稿，初定每年组编一辑，公开出版。条件成熟后，每年出版两辑，争取进入C刊辑刊系列。

一套丛书，即“红十字运动历史文化丛书”，每年不少于两部著作，由国家级出版社现代出版社统一出版。

一张名片，即吕海寰研究系列，不仅组织出版《中国红十字会先师——吕海寰大传》，而且开展对吕海寰的全面系统研究，毕竟他不仅仅是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和民国时期首任会长，还是外交家、政治家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。吕海寰属于烟台，属于山东，属于中国，也属于世界。打造这一城市名片，既是“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”的命意所在，也是一种责任担当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相信在烟台市红十字会、烟台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呵护支持下，在团队成员的全力配合、共同努力下，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一定能够不负所望，开创一片新天地。

（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

烟台市红十字文化公园

三娃子的留声机

□刘文武

浓浓的年味，勾起了我对童年时期过年的许多记忆。76年前的那个春节，留声机在我村第一次亮相的场景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那时的农村，文化娱乐活动十分贫乏。村民们平日很难看到演出，只有在春节期间，才会看到一些传统的民间杂耍和地方小戏。其中最常见的是打着锣鼓沿街跑高跷和扭秧歌的。这些演出虽说内容和形式都很单一，但表演者的滑稽表演，也能把乡亲们逗得前俯后仰，笑声不断。因此，每当演出队进村演出时，村民们纷纷到现场观看。可是，76年前的那个春节的正月初一，情况有所变化。这天虽然风和日丽，但到现场看热闹的人并不多。后来才知道，在青岛一家电影院工作的三娃子，回家过春节时带回一架留声机，很多人都到他家听留声机唱戏了。

1949年6月，青岛解放了，同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这年的春节，普天同庆，单位领导给三娃子批了三天假，让他回家过春节。他知道自己的家乡文化娱乐十分贫乏，便把自己的留声机带回了家，让父母和乡亲们开阔眼界。

除夕中午，听说三娃子回来了，一些和他相好的朋友都到他家来看他。只是因为这天是除夕，年还未忙完，家人都忙着放家谱、摆供品，天黑之前还要到祖坟请故人回家过年，所以抽不出更多时间和他交谈，只能先和他打个招呼。三娃子把自己带回留声机一事告诉了大家，并热情邀请大家正月初一这天到他家来听留声机唱戏。消息很快传遍了大半个村子。正月初一这一天，人们借拜年的机会，早早地来到了他的家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五间正房的大院落坐满了人，有些胆大的孩子还爬上了墙头。三娃子和朋友一起从屋子里抬

出一张方桌放在院子中央，方桌上放着留声机，方桌前摆着几条长凳子。三娃子把一些到场的老长辈请到桌前坐下，留声机就开始唱戏了。大家听得津津有味，十分快乐，有的还不断提出问题，如：为什么每唱完一张唱片要把唱针拿下来，换上一个新的？三娃子一一作了解答。

正当大家听得入迷的时候，唱针刚好要用完了。三娃子刚想向大家说明没有唱针只能停唱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随着留声机的节拍摇头晃脑地小声哼唱着，可见他听得多么痴迷。如果在这时宣布停唱，他一定会大失所望。三娃子改变了主意，决定冒着唱片受损的风险，向大家借一块质地细腻的小型磨石，把用过的唱针磨一磨，重新再使用。刚才那个摇头晃脑小声哼唱的人听了之后，马上举手，说他家里有，并表示乐意借给三娃子用。这个人的外号叫老抠，这块磨石是他家祖传的，是专门用来磨剃头刀的，是他的心爱之物。从前有人向他借用，他都以各种借口婉言拒绝。一个想借机嘲弄他一下的年轻人说：“抠大叔，怎么今天这样慷慨大方？莫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”又有一个年轻人说：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，还不是想让留声机继续唱戏给他听？”坐在方桌前的一位老爷子说：“年轻人，不要再逗嘴了，留着逗嘴的劲，好生干活，等将来有钱了，也去买一个会唱戏的神匣子。”

当年我才12岁，目睹了留声机第一次在俺村亮相的情景，随即产生了两种感受：一是对留声机会唱戏感到很新奇，像那个老爷子一样，把它当成了一个神匣子；二是对留声机产生了向往，想等自己长大了有钱了，也去买一个这样的神匣子。现在，我们的文化娱乐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想到这些成就和变化，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和自豪。

那古朴美丽的小村庄

□陈志刚

村子的中街上有一些古老建筑和厚重文化的遗迹。特别是中轴线上的那处清末民初的深宅大院，雕栏玉砌，选料考究，古色古香，气势恢宏，红墙绿瓦间流露出岁月的低语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家族的兴旺。



在我的记忆中，故乡西由镇不仅很大、很美，而且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。它有一条闻名遐迩的百年十里长街，横跨东西，像一条璀璨夺目的项链，串联起了龙泉村、东北村、西北村、东南村、新合村、孙家村、天王庙村、街西头村八颗珍珠。我的老家街西头村就在这条大街的最西头。如果把西由大街比作是一条龙，街西头村就是翘起的龙尾。

我生于斯长于斯，直到1997年7月去县城之前，一直生活、工作在西由这块古老多情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。是这方水土滋养了我，是父老乡亲培育了我，我对这里的一切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。这里的每条大街、胡同和小巷，都曾留下我的身影，直到今天，我仍然难以忘怀。

街西头村有500多户人家，1400多人口，向东与天王庙村为邻，向西是大片的农田，有王河蜿蜒流过，向南是后邓村，向北便与三山岛隔空相望。

这里位于胶东被北平原北部，地势平坦，依山临水，景色如画。春天麦苗青青，碧波荡漾；夏天青纱帐起，稻黍成浪；冬天银装素裹，瑞雪兆丰。

当然，乡亲们最喜欢的还是秋天，此时气清天朗，秋色宜人。天特别蓝，云也像团团棉花，洁白无瑕。王河的水清澈见底，色彩斑斓的鱼儿在水中竞相遨游，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辉，令人陶醉。漫山遍野五谷飘香，硕果累累。田间地头、村里村外，到处都是劳动的人们。那种紧张、忙碌、欢乐的丰收景象，从小就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我们村的地势南高北低，村子的南面有一处高岗，站在上面向北眺望，视野非常开阔。只见村里的房屋密密麻麻、层层叠叠，虽然高低不等、大小不一，但却错落有致。在村庄东北角三岔路口的沼泽地里，“生长”着三堆鲜艳巨大的火红色石头，与东北方的土山（单山）遥遥相望，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“红石头”。没人知道“红石头”是从什么时候有的，或许从盘古开天地时就有了。岁月更替，“红石头”任凭日晒霜打、风吹雨淋，一直岿然不动地屹立在那里。它曾是我们几代人的记忆。

村子的北边还有一处坚硬的黄土墙，自西向东拔地而起，村里人都叫它“围子”。据说最初这里是防倭的前沿，“围子”是为了防备倭寇而修建的。1900年庚子之乱时，村民们又对“围子”进行了加固和扩建。几百年过去了，如今“围子”的轮廓依然清晰，高耸挺拔。

村子的中街上，还有一些古老建筑和厚重文化的遗迹。特别是中轴线上的那处清末民初的深宅大院，雕栏玉砌，选料考究，古色古香，气势恢宏，红墙绿瓦间流露出岁月的低语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家族的兴旺。

村里的民居，除了一小部分是瓦房外，其余的都是茅草房，新少旧多，比较简陋。所有的陈旧茅草房，都是用泥土打成的土墙垒成的。胡同深处有些人家的茅草房既低矮又破旧，用篱笆墙围成一个小院子。这里是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后捉迷藏，用弹弓、火柴枪、木头枪打“巷战”的好地方。

我家的老屋，就在村子中街的东头，有四间正房、三间西厢房，带有一个挺大的院子。正房的屋顶用蒲席覆盖，再在海带草的屋脊上扣上“马鞍”大灰瓦，冬暖夏凉。屋檐部分用的则是小灰瓦，泄水顺畅。厢房的屋顶是用苦草覆盖的，街门楼留在西厢房的南面，形成一个过道，门口朝向西

东开门。

房屋一般，临街门楼却古朴、自然、厚重。门楼一般用青石块和褐色的砖砌成，虽然没有大户人家的五脊六兽，却有双脊比翼、飞檐翘壁。两扇黑色的柞木门上还有两个铜门环，金灿灿的闪闪发光。这种结构布局，充分彰显了乡下工匠的聪明才智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村里的陈旧胡同和小巷纵横交错，错综复杂，且高低不同，坑洼不平。雨雪天路面泥泞，人们走在上面，一双鞋沾满了稀泥；两边的墙根小护坡虽然不积水，但是很滑，经常把人摔倒在地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自古以来，故乡的乡亲勤劳善良，骨子里头有一种西由人特有的精、气、神。村里的民风特别淳朴，邻里之间和睦相处，串门拉家常，大街共纳凉，一人有难大家帮，一家有喜百家欢。亲情、友情、乡土情交织在一起，如同一家。

那些年，特别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因为条件的限制，许多人家把一些烧草、杂物、垫猪圈的泥土等堆放在街门旁，使得胡同、巷子愈发狭小，但大家都相互理解、包容，从来没有因为别人多占了地方而发生过纠纷。我身处在其中，感触颇深。对那种杂乱，虽然人们觉得不舒服，但心里却欣然接受，似乎还有一丝甜蜜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恰是一种淡淡的乡愁、浓浓的思念。

伴随着改革开放，西由的镇容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古老、繁华的西由大街，全部进行了绿化、美化、硬化、亮化，展现出“青春范”。街道两旁绿树成荫，店铺林立，高楼耸立。每到华灯初上，灯火璀璨，霓虹闪烁，逛街买东西的人来来往往，热闹非凡。一对对情侣牵手漫步，形影不离，俨然一条繁华的城市商业街。

我们街西头村，重建了王式廓（《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》《血衣》等著名作品的作者）的故居，大街小巷也完成了硬化，并安装了路灯。原来家家户户的茅草房，全部翻新成了红瓦房，堆在门旁的柴草、杂物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沿街的墙面全部粉刷了涂料，并且画上了展现时代特色的油画，喷涂上了醒目的红色党建宣传标语，整个村子整洁干净，宜居舒适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，恰如一幅新农村的美丽画卷。

每当我回到故乡，站在西由的那条大街上，都会心潮澎湃，驻足良久。我觉得这条大街，真的就像是一条从远古而来的巨龙，它穿越历史，意气风发，正在昂首飞向未来……

